





第三三二册

四庫全書

# 本冊目次

資治通鑑前編  
要舉

通鑑續編

元陳桱撰………四三五

宋金履祥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二

資治通鑑前編

編年類

提要

臣等謹案資治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前編卷一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書表注已著錄案柳貫作履祥行狀曰司馬文正作資治通鑑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不足傳信乃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前編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張謙覆勸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吳錫麒

謄錄監生臣欵秉常

邵氏皇極經世書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後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資治通鑑勒為一書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後王所當法戰國中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無編年之書是編固不可

莫之著也云云蓋履祥撰述之意在於引經

據以矯劉恕外紀之好奇惟履祥師事王

柏柏勇於改經履祥亦好持新說如釋桑土

既歸引後所謂桑間為証釋封十有二山濟

川謂營州當云其山碣石其川遼水以爲公

劉七月二篇為豳公當時之詩非周公所追

述又以七月為豳詩爲公劉即為豳雅時不

免於臆斷以春秋書尹氏卒為即與隱公同

欽定四庫全書

寶治通鑑前編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寶治通鑑前編  
提要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書記異於周昭王二十二年書釋氏生則其

徵引羣籍去取失當亦未必遠在恕書上也

然援據頗博其審定羣說亦多與經訓相發

明在講學諸家中猶可謂究心史籍不為游

談者矣履祥自撰後序謂既編年表例頃表

題故別為舉要三卷凡所引經傳子史之文

皆作大書惟訓釋及案語則以小字夾注附

綴於後蓋依朱子綱目之體而稍變通鑑之式後來浙江重刻之本則舉要為綱以經傳

子史之文為目而訓釋仍錯出其間已非其

舊又通鑑綱目刊本或以此書為題題曰通

鑑綱目前編亦後來所改名今仍從原本與

綱目別著於錄以存真焉乾隆四十六年十

二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寶治通鑑前編  
提要

三

通鑑前編前序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

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

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城金縢諸篇或更數

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于編年之史而

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

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前序

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于他書靡適

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為編年歴胡

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

生柏從登文定何先生墓之門講貫愈精造詣益邃何

先生蓋受業於黃文肅公賴文肅公則朱子之高第第

子也先生嘗一舉進士不利遂絕意進取以布衣游諸

公間率以文義相處當宋季年賄國勢阽危慨然欲以

奇策匡濟為在位所沮議格弗上其語祕不傳然當時

計畫之士咸歎其策不用德祐初以迪功郎召解中禡

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

編不嫌于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于斯焉要刪之以為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豈景

定甲子正月丁丑朔仁山金履祥吉甫序

通鑑前編者仁山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姓金氏諱履祥

字吉甫婺州蘭溪人自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

恩賜姓曰劉暨五年吳越有國避武肅王嫌名從文更

為金氏先生幼知嚮方長而好學天文地形禮樂刑法

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事文憲王先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前序

生柏從登文定何先生墓之門講貫愈精造詣益邃何

先生蓋受業於黃文肅公賴文肅公則朱子之高第第

子也先生嘗一舉進士不利遂絕意進取以布衣游諸

公間率以文義相處當宋季年賄國勢阽危慨然欲以

奇策匡濟為在位所沮議格弗上其語祕不傳然當時

計畫之士咸歎其策不用德祐初以迪功郎召解中禡

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

來遺落世務築居仁山之下頗以講學著書為事訓誘

學者詩詩不倦言論風指皆可誦法先生神勁而清氣  
候明潔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盞然和擇閨  
門之內相敬如賓生平萬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  
俱繫其官其後分配為隸子母不相知生死者垂十年  
先生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  
見勞問辛苦而已聞者莫不歎息方從王先生時與同  
舍生夜步庭中指謂之曰某星入其次其分野當有某  
變已而果然鄭人李某者嘗侍坐於先生言次及其鄉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通鑑前編

里先生因歷歷為言其山川風土物產之宜如指諸掌  
某大驚服先生之於學其精博類如此所著有尚書表  
註論語蓋子集註攷證大學章句疏義行於世文集如  
干卷藏於家先生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秘書  
丞創怒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  
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此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  
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  
魯隱之元寶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然王朝列國之事  
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  
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  
迺用邵氏皇極經世厯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  
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  
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為一書  
名曰通鑑前編凡有十八卷舉要三卷既成以授門人  
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徽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  
國申商之術其竒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通鑑前編

錢諸文梓共捐秩祿以佐其費厥功告備將表上送官

而命謙為之序謙深惟先生以高明之學負經濟之才

生於季末道不克用暨運啓休明則年既老矣其所著

述間已獲行於世惟是編之作廣博精密凡帝王經世

之大猷聖賢傳道之微旨具在是矣或者得以充延闡

之儲備乙夜之覽庶幾發揮聖學啓沃淵衷裨我國家

稽古之治為生民無窮之澤則先生為不朽矣謙不佞

不足以明先生之心發盛德之蘊教纂錄先生行事之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前編

五

大畧以標諸卷首若夫著作之意則已備於先生所自序茲不詳述皇元天厯元年十有二月庚子門人金華

許謙謹序進通鑑前編表

竊臣采錄金華儒士金履祥撰次通鑑前編上下卷舉要三卷官為錢梓裝褫成上下冊隨表上進者伏以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幸往聖方冊之具存日月所照莫不尊親翊昭代草書之盛際欲仰贊緝熙之學願下采

謾聞之言如螢爝謾附於大明而歸漆何增於鉅海深懷懇惄祇重震兢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左史書

事右史書言自昔紀載之難備前王為律後王為令歷

代因革之異宜學者將博古以明經史官必表年以始

事惟敬王威烈之會實春秋戰國之文爰有外紀大事記之書以正史記紀傳等之闕若筆削盡宗乎孔聖則

修纂必始乎陶唐蓋正次王王次春首植綱常之大本

而事繫時時繫年以示述作之弘規本春秋以折衷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前編

六

甲辰而正始耿碑官之駁雜黜汲冢之誕誣有臣履祥當宋景定研精於甕牖繩樞之隙待用於金匱石室之藏考據近千餘年彙次為上下卷庶幾三代以降之理

亂若網在綱一元以後之乘除如指諸掌為萬世之龜

鑑表百篇之範模旁及諸書庸博識偶遂芻蕘之采孤芳勝之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厯數在躬文思稽古宏闡圖書之府廣延帷幄之儒每機務得遂於燕閒而聖睿猶資於啓沃學於古訓雖寸陰克慎於淵衷欽乃攸

司俾百辟咸遵乎成憲是以發號施令克廣好生之仁

立政任人深得詔謀之道至如庸劣亦被簡知本末

懋周原之才故訪來帛丘園之士冀仰裨於政理以效

報於涓埃蓋問俗莫重於舉賢而著書莫先乎立教俯

賜容光之照少酬鑑譽之勞使寒士咸鼓舞於菁莪知

下才不棄捐於棫樸家求遺藁可曾無司馬封禪之書

人誦法言誰知有子雲太玄之易謹表上進以聞臣下

情無任不勝瞻天樂聖激切屏營之至謹言

欽定四庫全書

寶治通鑑前編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寶治通鑑前編卷一

宋 金履祥 編

附 唐氏帝堯

國後傳者故曰伊者氏年十有三  
歲受封于閭道外紀曰年十五長十  
月及封唐年十六即天子位者左氏傳作初漢

書曰魯若稽古帝堯白放勤

崇之也堯名古者世質雖

失子不詳其名放大也放者德名其德業之大也一  
日放如推而放諸之放謂推廣以成其功也聖人亦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似堯之德也欽誠

本史官稱堯之語後世因以為堯稱禹

推其所為而已蓋與下文二章相應二字

欽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似堯之德也欽誠

理也經緯天地曰文謂其彌倫天地之道倫理明順煥

乎其有文章也思言其運量裁處意思周密所謂其智

如神也安允恭說止其所止然二字氣象自別蓋其盛

德從容之極難以形容故以安安言之恭讓欽之接於

人也謂之允恭則其至誠之發真實氣象又自不同光

被四表格其發覆冒之盛格于上下言其充塞感通

之極也史臣叔光之德而以欽為首此聖人之心法也

允恭以下即四德之推恭讓者欽之被四表格者明文

之著格于上下則思之感通也朱子常言聖人之心精

明純粹而已則欽明二字已足以盡聖人之德矣而又

曰文思陳文蔚曰兼語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

用欽明則惟精惟一大思即允執厥中也子王予曰欽之

明文思繼言  
仁義禮智

#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推明也俊德大

天而出乎其類者即上文所叙之德也平者和同之章

者品節之百姓者帝畿之民昭明則民心風俗之俱新

也萬邦諸侯也協考此也如協時月如圖語司民協孤

終司徒協旅之協皆考此之義和調齊也萬邦諸侯豈

無賢庸之不齊聖人朝覲巡省考禮正刑一德黜幽陟

明皆所以協和之也黎民黑首之民舉天下生靈之衆

也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人治天下其

機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感化一則布政施化推而廣之

## 甲辰元載乃命羲和邵子皇極經世歷德之元年又東漢志晉志皆引春

### 欽定四庫全書

實活通鑑前編

秋文雖鈞曰唐堯即位羲和立象儀則是命羲  
和帝堯即位之初政也又按國語楚觀射父曰  
少昊之衰也九黎能德顛墮受之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舊重  
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夏商故童黎  
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揚子曰羲近重和近  
黎韋昭曰即羲氏和氏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二氏也歷

紀數之書也言天者所謂堯歷也象者觀天之器後篇  
所謂璣衡之屬是也言天者謂渾儀實始于此上古以  
來因時作事而歷法益未備帝堯始為歷象之制定其  
裁成輔相之節以授其民遂為後世常行之準焉朱子  
曰此所謂命羲和伯和伯下文公命其仲叔

書大傳舜述四歲紀泰山霍山皆奏羲和之樂華山弘

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和和  
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總之不然歷法無  
所統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  
矣

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

劉氏云宅南文曰文陳氏云宅南文曰明都平秩南訛史記秦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

饋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

毡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厥民隩鳥獸毳毛宅度古文通歷法以日行起度

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

劉氏云宅南文曰文陳氏云宅南文曰明都平秩南訛史記秦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

饋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

毡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厥民隩鳥獸毳毛宅度古文通歷法以日行起度

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

劉氏云宅南文曰文陳氏云宅南文曰明都平秩南訛史記秦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

饋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

毡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厥民隩鳥獸毳毛宅度古文通歷法以日行起度

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

劉氏云宅南文曰文陳氏云宅南文曰明都平秩南訛史記秦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

饋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

自日宵永短  
以下分時

## 二載定閏法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有古文作又

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既命羲和歷象

矣積一暑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而日

月氣候始參會令歷家所定章法昉乎此隆古風氣未

聞民淳事簡歷數既定因時順政而已他無為也故允

釐百工而庶績咸熙焉朱子書傳曰歲周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而曰三百六旬有六日者舉歲數也天

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

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北一周無

餘而常不度一歲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

日四分日之一而曰三百六旬有六日者舉歲數也天

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

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北一周無

餘而常不度一歲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

日四分日之一而曰三百六旬有六日者舉歲數也天

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

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

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愚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

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乃立

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

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

為近之然亦

未為精審也

履祥按帝堯之言天常寃而曆則密後世言天者常

密而曆則疎蓋帝先生知即事洞要其於周天固已

知圓奇之妙四分之一不足以盡天矣其命羲和不過

授之以作曆之綱要如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期數槩

舉全日至於推步度數隨時占候則羲和有司之事

帝堯固不必數數然也後世日不足而始為度度不

足而更為分秒分秒愈多則算法當愈密矣然久亦

未嘗不差也蓋聖人因時制曆雖舉要而不遺後世

定曆推天始積分以求密因時制曆則曆與天常相

應定曆推天而曆與天常易差無他天圓以動圓故

奇動故不測而後世執定法以拘之也然嘗就其說

而考之所謂四分度之一也新為九百四十分日之

二百三十五果若所言則止曰四分之一可也何必

析為小分哉太初草創乃以八十一分日之二十分

少固不足論昔志載劉洪王著之法則析為五百八

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如此則四分度之一者乃其

大約而於四分之一之外天舒日縮又餘小分之九也

十年則九十分計百三十年而積差二日矣唐開元

大衍思又折一度為三千四十分每歲日餘三十

分太極八十年而差一度又餘六分自唐至今皆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資治通鑑前編

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資治通鑑前編

五

之然自開元至寶祐五百四十年而差十度則唐歷積分雖多反不如晉志之近密也始興統元唐漢上朱震典之析一度為萬分每歲氣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六分七十二秒半而周天則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秒又按堯仲春星萬東東井二十一度中仲夏星火宋亢七度中仲秋星虛宋斗十一度中仲冬星昴宋壁一度中堯歷中星與日所次至是差四十餘度矣去堯之世三千五百餘歲而差四十餘度至景定甲子冬至之日已在斗初漸入東陸後此三十六百年已在東陸又三千六百年過東陸之中又三千六百餘年冬至之日遂行南陸則冬長夏短彼此相貿易造化不變於變乎曰非然也唐張說一行歷譜曰日之所行即為黃道日差則黃道與之俱差必不至於冬長夏短矣抑後世豈無聖人隨世裁成良太史隨時推移者此固不必長慮也

欽定四庫全書

寶治通鑑前編

六

七載麒麟遊於戴澤路史曰堯在位七年民不作咸龍又過於絕域麒麟遊於戴澤則能信於十有二載巡狩發例於此後不悉書孔子曰舜臨人也一巡狩也路史註曰杜氏謂十二載巡狩者非甲子二十有一載甲申四十有一謂十二載巡狩者非孟子曰舜生於諸馮蘇氏古史曰於馮故為有馮屬祥按舜生姚墟因生為姓故為姚姓居滿洲後世復因居滿而為滿姓非舜有二姓也諸馮滿洲皆在今河中府河東縣滿水出首山入西河孟子以舜生諸馮為東夷之人蓋對文王西夷而言猶云東方西方間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蓋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而說者指齊之歷山濮之雷夏為舜所例徵耕漁之地甚者指會稽上虞牛羊村百官渡為舜所居蓋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也路史曰其先國于

虞始為虞氏河東虞氏系出虞幕春秋外傳周太史伯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傳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遺命謂能服事帝朝舜重之以明德史記曰堯瞽瞍索隱曰母撫登史記據世本敘窮蟬鳩牛者非五十四載帝遊於康衢列子堯堯治天下五十年遊於康衢衛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書出三代之末尚多傳聞之辭而此語亦自得聖人之意學者稱之令不敢棄文中子曰堯有衡室之間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叶入舜氏附此歌於九十四載問今以類附此六十載舜以孝聞史記曰舜母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適不失子道孝而慈於弟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耕厔山厔山之人皆讓畔厔山今河中府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今河中府有雷水出雷首山入河鄭康成謂兗州雷夏澤陶河濱河濱之器皆不苦窳水經曰河水南逕陶城鄧道元註即舜陶處在蒲阪北南去厔山不遠不苦窳言民皆務為厚正之器不薄惡喝斜也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負夏衛地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都胡氏皇王大紀作一遷二遷三遷莊子又有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大紀曰得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馬融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瞽秦不虛甯常輔翼之淮南子曰當此之時口不說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謂舜已下階而瞽瞍焚之也使浚井出徒而捨之謂舜已出去而瞽瞍之也澠水熟談曰今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為閭空旁出者也其廟名之曰孝感泉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但愧舜曰惟誰臣庶汝真子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孟子曰與臣

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君子曰：人情天理於是為至古史。曰：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瞍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舜終不以為怨。余考之，書孟子，蓋失之矣。四岳之屬，舜曰：無忝入，不格。蓋能順其觀使，不至于姦矣。父子相賦，姦之大者也。豈有猶欲殺之哉？

履祥按：瞽瞍之欲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慢，愛後妻子，常欲殺舜。也。然瞽瞍特出於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篡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廢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為耕稼陶漁之事，何也？古之閭家子弟，固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八

如後世之養養舜之為田漁，而人從之，又誰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速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或嫁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藉書有謂舜見器之晉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賤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致敗耳。此說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瞍之欺殺舜，在其初年之閒，而堯之舉舜，則在其次年。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辨。固然，孟子當時亦不辨，萬章之夫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辨世俗傳說之遠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迹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辨矣。

六十有一載，洪水咨四岳，舉鯀俾入。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久？四岳者掌四方方獻之官，古者大乃已。余曰：者四岳以東言，告也。鯀者崇伯也。方命，舊說之義，則此當云我始命焉。他職時即敗，羣自用則治水大任，弗可為也。記族猶詩言敗類。岳曰者上舉衆言，此因獨對，异義。未詳。列子註及柳文與異字同。但用其才可以治水，則已不必病其祀族也。帝曰：往欽哉！帝順衆言而使之往，復云欽哉，以激其失。蓋能敬謹，則不必祀族。自恃而事功成矣。六十有九載，鯀績用弗成。九載續用弗成，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此其至公之心能全已從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九

履祥按：周漢以來，諸事多彌縫。九年之水，今考其時，自洪水方割，即舉鯀俾入。九載無成，而後舉舜。凡二三年，始舉禹。禹八年於外，而始告成功。前後計二十餘年矣。而曰九年者，蓋指鯀九載之間也。計自方割以來，洪水之害，無歲無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蘇於其間，多為隄防，以障之，而患日滋甚。孟子敘泛濫之禍，在舉舜數之工。則九年之云，蓋謂此時也。然洪水之害，一日不可緩，而待鯀九載無功，始易之，何也？傳稱禹能修鯀之功，則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耳。而三考黜陟之典，不可廢，是以有羽山之貶焉。禹或曰：僉之舉鯀也。方命祀族，帝已知之矣。如而使者，與益為天下擇人，天下之公也。當是時，舜禹未

興在庭諸人固皆舊德乃若其才則無出蘇之右者人皆知蘇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剛特達易

於敗事耳帝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  
包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之所由成也以蘇之才

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素帝之命忽不務此是以  
輕視慢言訖潰于成然則帝固將全蘇之才而蘇則取

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謹祗以取  
敗者皆是也寧獨蘇哉人按經稱蘇埋洪水傳稱蘇

障洪水圖語又稱其墮高理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

稱禹疏九河治濟漂決汝漢掘地而放之海然則蘇

之治水也舜之禹之治水導之也其成敗之由於此  
當其在蘇也禹何以不謙曰禹安得不謙以蘇之方

命祀族況其子之言乎故禹必有謙蘇必有所不從  
舜之知禹亦必以此舜之罪也殛蘇其舉也興禹大

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禹抑蘇既以方命祀族失之禹  
念父功之未就於是暨益監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

所以為不可及也

###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

卷二

十一

十二

###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二

達曰經三言衆人未必一時之事帝曰咨四岳朕在位  
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  
與進同也或曰吳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鯀在下曰虞舜

七士錫四岳以東議對也錫予也以衆言對而曰錫重之  
也厲聖人於帝北天子也安得不重為之辭老而無妻

也曰鯀三十未娶而即曰鯀古者聖人繁育人民三十  
而娶者期之極也至此而未娶即鯀也書大傳曰父頑

母嚚而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鯀帝曰俞予聞如何也如何者更詳其人  
實也以舜之玄德年三十而聞於天下以堯之明思天

下罔無遺照也然聞之而不自舉之蓋為天下擇人必  
盡天下之議聖人見大心平大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公無我意象於此可想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二

###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二

傲克諧以孝烝烝人不格姁諱曰父母之心非可以言  
語喻父母於道加之微狼之弟又豈聲音笑貌可以得  
其歡心哉克諧以孝烝烝人是蓋真誠之充積和氣之  
薰蒸也不格喜則象亦不至于為惡矣家難而天下易  
觀諸克諧蒸蒸之氣象則舜治天下神化之功用於此  
可見

矣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

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孟子曰堯之於舜也使其子

羊倉康備以養舜于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  
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辟于貳室亦饗舜述為

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接荀子莊子皆有堯舜  
問答之辭胡氏大紀亦取之然疑信相半今不取  
予曰此下為舉舜張本共工方鳩僕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

合本滔下大之衍孔穎

履祥接史稱黃帝之曾孫營營之子堯則堯黃帝之  
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窮蟬敬康

句望榆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  
舜俱出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七宗續姓亂序也  
別已乎或曰晉晉臣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  
十四人為十二姓其同姓者二人而已異姓則異德  
異德則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又記曰  
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然則古已別姓則婚姻不可以通乎曰非也黃帝氏  
十四人之得姓猶高陽高辛氏之十六族爾晉臣之  
言為納懷肅故附會而言非正也禮記之言用周道  
以正諸侯之失也皆非此之謂也世系之傳史記之  
失考也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見六一文集且司馬  
談遷漢史也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於父  
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媪而猶不知其氏而  
其上紀五帝之世母妻嫡庶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  
目所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尚足信  
乎或曰世本也非謾遷之所自言也抑世本又豈果  
欽定四庫全書

第一 資治通鑑前編

十三

出於三代之時乎以世本為三代之書猶以爾雅為  
周公之書也縱使果出於三代之季則周衰傳說已  
不可信故宋子謂世本或出於附會假託不可憑據  
今以其叙舜之世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  
果何出乎考之於書曰虞舜曰蟻子虞是虞者有國  
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  
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舜能禡禍風以成  
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  
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植穀疏以衣  
食人民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虞並契稷  
而言則舜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  
出自以王天下者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虞至  
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虞以至于瞽瞍  
則非自黃帝昌意離項窮蟻子以下之說固妄矣國語不  
曰虞能帥顓頊乎在氏不曰陳顓頊之族乎曰慕之  
嫂也或曰然則昌意窮蟻子以下之說固妄矣國語不

出於顓頊左氏國語之說固足徵也然謂顓頊之必  
作是為五帝之首國語稱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  
顓頊受之則眇冥似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  
帝之世即襄也而史記於黃帝之後不及少昊懸紀  
顓頊指為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往而  
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難明者譖謠莫易知者朝代  
史記序朝代尚有遺則其序譖謠豈足信乎夫顓頊  
未必黃帝之孫則五帝豈必皆黃帝之後伏羲神農  
黃帝是為三皇皆有功德于天下果如史記五帝三  
王皆黃帝之後則伏羲神農子孫何以皆無帝王者  
商周猶曰世達也若顓頊高辛陶唐皆黃帝後則一  
家伯仲子孫遞相傳授又何必殊廢號易五運後世  
又何必曰五帝官天下云哉況少昊氏上與伏羲聯  
曰太皞少皞不必廢少昊為黃帝之青陽顓頊氏下  
與帝嚳氏對曰高陽高辛不必附帝嚳為顓頊之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資治通鑑前編

十三

子也古之王者必有庶子之官蓋公卿大夫之子凡  
天下之俊秀與天子之子遊焉學焉者則十四人為  
十二姓焉又不必皆為黃帝之子也若曰皆黃帝之  
子則有姓無姓何其偏同姓異姓何其雜也上古之  
時有同產而為夫婦者帝高陽授諸海外之野以為  
夷狄况一父之子各易其姓而遂使之男女相及是  
率天下而為夷狄食獸也豈理也哉書稱帝堯堯明  
俊德以親九族使堯舜異同出於黃帝如史記之世  
系則堯之視舜為同高祖之族為舜從玄孫之行正  
九族之內也舜在九族之內為父母弟所惡屢置於  
死耕稼陶漁而堯不一顧省宣足謂之親睦九族迨  
四岳明揚又直妻以二女宣足謂之堯明俊德以天  
下之大聖人推而納諸天下之大夷狄食獸則史記  
世本誣陷堯人之罪不可勝誣矣然則堯舜之不同  
出於黃帝以書決之書無明文以堯之妻舜決之也  
或者又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

稱有虞氏禪黃帝而堯嘗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叔固語之言而人失之者固語論禪堯祖宗皆以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觀觀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於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

子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禪黃帝其郊嘗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堯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禪堯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禪堯祖宗興報為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頊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固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禪黃帝堯嘗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為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入唐堯以丹朱為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寅治通鑑前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寅治通鑑前編

五

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于室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厥五典五與堯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于時叙無廢事也高辛顓頊也氏謂其朝代才子謂高陽氏之世其故家遺族也高辛氏才子之云亦然故總謂之十六族或者不知道真以為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而高辛氏之八子宜果堯之庶弟與

賓于四門流凶族殛鮮于羽山放驩兜于崇山

莊子釋文謂堯六十年放驩兜于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都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危按賓于四門舜歷試之時鮮考績弗成之明年也鮮無成功舜臣堯舉黜幽之典於是又有羽山之貶驩兜之比周固上亦互黜之至於三苗就竄疑未能若是遠也所以書叙四罪總於弔位之李太史克以舜賓四門殛鮮放驩兜赦併以流四凶族繫之爾事之前後舊必有考然四罪之

慎徽五典納于百揆慎徽五典堯從納于百揆揆時似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臥犧彭祖寢寢而處之平土故四裔無人之境螭蛇聚焉故虞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程子曰四面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敗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然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帝舉舜于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顧其恩故

肅共懿壹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使主后主以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

履祥傳太史克似四出之解疑多溫厚蘇氏古史亦謂左氏所謂皆後世流傳之過今故畧之